

十小闹金陵

张学谦 著

下



责任编辑：山 青
封面设计：晓 飞
封面题签：李延沛
插 图：晓 飞

十小闹金陵

Shi xiao Nao Jin Ling

张学谦 著

北方文艺出版社

(哈尔滨市道里森林街42号)

黑龙江新华印刷厂印刷 黑龙江省新华书店发行

开本787×1092毫米1/32·印张28·插页·字数500,000

1989年2月第1版 1989年2月第1次印刷

印数1--60,000

ISBN 7-5317-0241-X/1·242

定价：8.50元

目 录

第二十七回	放钦差剑客得密信 功勋庙遇险逢救星	459
第二十八回	金銮殿英宗对字迹 赐金牌兵发金陵府	476
第二十九回	定智谋邓彪扮新娘 花烛夜洞房劈新郎	493
第三十回	翠云宫小孩报凶信 招商店恶狗割耳鼻	509
第三十一回	催命鬼弹打五毒客 设诡计军营见钦差	526
第三十二回	金陵王设摆评理会 五毒客擂台显威风	542
第三十三回	裴金秀年幼说狂语 严光举心狠意更毒	559
第三十四回	明大义赵玉兰催婚 逢高人裴光宗学艺	575
第三十五回	报夫仇再次学绝技 诛贼子至亲大聚会	591

第三十六回	傻英雄棍打于跃先 女豪杰掌镇贺明新	607
第三十七回	盗宝灯奸贼害忠良 除淫棍宗兴遭毒手	624
第三十八回	喜变忧新郎官自刎 老剑客设计救郡主	640
第三十九回	秦王府叔嫂结良缘 宿贼店遇害逢高人	655
第四十回	为报家仇连毙二寇 以逸待劳化险为夷	672
第四十一回	得重病明义力相救 丢银帐万贵识英雄	688
第四十二回	见义嫂郝英雄吃惊 因调情叔嫂双反目	704
第四十三回	见真情兄弟生死别 全大义办丧又办喜	719
第四十四回	大喜日磨房内锁嫂 忍奇屈闭目等钢刀	737
第四十五回	侠义士别嫂走江湖 拜奇师深山学绝艺	754
第四十六回	尖高山三怪人传艺 救少女独战雷公山	772
第四十七回	九华镇父女双得救 抢美女太岁爷丧命	790

第四十八回	表兄弟擂台双反目 丢王爷孤身进京营	808
第四十九回	亲表兄怒斩亲表弟 老帮主戏耍老尼姑	825
第五十回	傻邓彪巧计打惠空 满金铭困境逢高人	842
第五十一回	采花贼镖打坏事人 得信息金陵寻仇敌	859
第五十二回	众高手京营大聚会 杀奸党国泰民心快	877

第二十七回

放钦差剑客得密信 功勋庙遇险逢救星

铁门一响，四人一愣，见进来五个女子，常胜杰都不认识。顾明君和汤启龙、冯振鸣三人见是翠云公主，就冷笑道：“公主不知又来审问何人？”

于兰香说道：“审问新抓之人。”说完，叫宫女给自己拿来座椅，问常胜杰道：“你叫什么名字，家住哪里，因何来探我翠云宫？只要说了实话，本公主可以饶你不死。”

常胜杰看了她一眼，不由暗中好笑。心想：她的事我都知道了，方才还特意说了那番话，不知她听见没有，进来还装相呢。又想：这也难怪呀。只知订亲，可没见过一面，她怎能认识我呢。见她花容月貌，心中也很庆幸。笑道：“既然被捉，生死由你，何必大惊小怪！我等既然敢来救人，就把生死置于度外了。”

宫女怒道：“公主问话，不要说些无用之词，问什么就说什么。”

常胜杰道：“我倒不明白了。你们哪位是当家做主之人呢？我只需一人问话，有人随便插言，我倒不好回答了。”

于兰香见他坦然自如，也衷心敬佩。暗道：他这么英俊潇洒，又有风度，若不变心悔婚不要我，怎能有同归于尽的

想法呢！想要说道：“我是公主，自然由我问话，你就先报名，后说来宫的目的吧。”

常胜杰道：“这还用问吗？分明就为救人，问有何用？”

于兰香道：“那就说出你的姓名住处。”

常胜杰道：“我一不偷，二不抢，三不犯法，这里又不是公堂，问这些没用。”

于兰香听了非常生气。暗道：好啊，常胜杰，你现在还跟我兜圈子。听你之言，已经知我是谁了，那就直接了当地问你吧，反正今晚活着一双，你想死，咱俩就死成一对。想罢问道：“常胜杰，你为什么对你未婚的妻子悔婚不要？”

常胜杰听后暗想：到底把她逼得直说了。便说道：“请问公主，你是朱氏之女，怎知他人之事呢？”

于兰香道：“我本于姓之女，金陵王乃是义父。你也不要兜圈子，不要耽误时间，免得别人进来受害，你就实说了吧。”

常胜杰听她这句话，知她并没坏心，就说道：“既怕别人受害，我就实说了吧。我就是常胜杰，未婚妻子名叫于兰香，只因学艺事多，从未见面，但时刻记在心中，从来没有把她忘记。”

于兰香又问道：“那你为什么要悔婚，写下退婚之契呢？”

常胜杰道：“苍天有眼。我若做此丧尽天良之事，必不得好报！我已知你是我妻于兰香，告诉我，此话是谁说的？”

于兰香道：“是我哥哥于跃先，现有退婚文契为证，你还敢抵赖不承认吗？”

常胜杰笑道：“原来于跃先这狗东西就是你哥哥，我恨不

得饮其血，食其肉！”

于兰香听后吓了一跳，问道：“你为什么这么恨他？”

常胜杰就把于跃先在外面为非作歹，奸淫杀掠，结交匪人，残害百姓，抢走国宝“爽神清凉宝珠”等事详细说了一遍。“我们没能捉到他，不想他来在金陵王府。因他知道你我之事，退婚文契，必定是他弄的假，此事你今后定会知道的。我已把话说明了，顾明君是我亲表哥，他二人是我亲师弟，对我四人杀剐存留，你就自便吧。”

说完看一眼于兰香，不料她听后眼中竟流出了泪水。此时她又气又恨，恨自己哥哥在外面做出这样的缺德事来。宝珠原来是他抢的，然后交给金陵王讨好；又气常胜杰应当早点把事情说明了才好。正气恨得不知如何是好时，听到外屋串铃一响，把她吓了一跳。忙说声：“不好！”随即纵身而出。只见屋中无人，在桌上有一只鞋。心想：来人能进到屋中，实乃高人！抬头一看，只见一位老人已被钢钩钩住，吊在上面，自己不认识，就问道：“你是什么人？”

常胜杰等见于兰香急得飞身而出，铁门都没关，往外面一看，见上面吊着一人，乃是师父公冶明光。他急忙喊了一声：“快把他老人家放下来，不要伤了我师父！”

于兰香一听是常胜杰之师，又是一惊。原来，公冶明光老剑客见常胜杰飞身进去了，自己很着急，等了半天仍不见出来，暗想：再不能等了，本应自己先进去，被他抢了先，这回不能再叫别人进去了。自己虽然不懂销簧，但凭武术和经验，量也出不了大事。想罢就纵身而进，也落在网上。脚尖刚一点网就飞身下来了。因为于兰香把网的总弦已撤，否

则身形再快也逃不出被兜住之苦。他落地时，当时没敢动，见有门窗，有走台，就飞身上了走台的护栏上。见走台上很白，不知有什么东西，怕受其害，就不敢走这走台，在护栏上一用力，用壁虎贴墙之功，立在窗台上。手指沾点口水，把窗棂纸挖了个小洞，往里面一看，屋中没有人，只是西面墙上有个铁门开着，就把上扇窗户支开，飞身进来落在地上。觉得脚下一软，知道不好，把腰杆一弓，一提气就纵到八仙桌的茶壶上。不想这壶是死的，而且是室内销簧的总弦，脚一踏上，铃就响了，他又往上纵身，想抓住天棚上的纱灯，看看铁门里面是怎么回事，随后好出楼，不料手一抓住纱灯罩，那灯罩忽的张大，四周全是钢钩，立即收紧，公冶明光松手要下来，已经来不及了，被钢钩钩住，钩在那里。虽然没有钩着筋肉，只钩住了衣服，身子往下用力一坠，想挣脱钢钩，钢钩没有挣脱，反倒把鞋掉在桌上一只。于兰香听常胜杰说是他的师父，就说：“老人家不要动，我放你下来。”说着就在桌角处一按，灯罩降下，钩已张开。于兰香又说：“老人家不要动，屋中尽是销簧，我把总弦撤掉，然后再落座喝茶。”说着就把总弦撤下，闭上了室中的全部销簧。

公冶明光武术再高，胆子再大，此时也吓得心里咚咚乱跳。心想：好厉害的西洋八法销簧啊，她若有心害我，恐怕早就没命了。看来世上之事一处不到一处迷呀。低头一看，见地上都是用五色方砖铺成的花案，于兰香笑道：“在此屋行动，必要知道五色的奥妙才行。总弦已撤，这回就随便了。”给他倒了茶又说道：“老人家，你先坐着，我到里面请他们出来。”说完进了铁门，先给常胜杰松绑说道：“快帮我给他俩松

绑。”说完就把汤启龙、冯振鸣松开绑绳，领出屋来。三人给师父见礼，便叫于兰香放表哥。于兰香道：“我不敢放他，因为他是父王押在此处的。你们被捉，谁也不知道，我随时可放。若把表哥放了，父王来捉人时，我就不好交待了。”

公冶明光听她说得也对，就说：“我们来的目的就为救他，这该如何是好呢？”

于兰香道：“老人家，我说句惹您生气的话吧。从她们唱完小曲走后，我就把伤人的机关撤了，为的是给你们方便，否则不定要出什么事呢。现在我备酒，你们吃了回店去吧。告诉毕赛花嫂子，我一定想法把表哥放了。”

常胜杰问道：“你还要住在这里吗？”

于兰香道：“我还应该留在这儿，好帮你们暗中访查金陵方面的罪状不是更方便吗？再说若有生人闯进宫来，问明是个好人，我好救他呀。我若走了，这里伤亡就大了。”

公冶明光听后说道：“于姑娘想得对，理应留下，只是顾明君……”

于兰香一笑，叫人把顾明君抬出来，把他衣袖往上一撻，只见有一条小细绳绑的，绳子由木板的缝隙穿在板后，四肢都是这样。又见她把顾明君的绳扣由后面解开，把手给他往外一拉，手上一丁点伤也没有，是她用橡皮假手套在他的胳膊上，钉子钉的是假手脚。众人见状，无不钦佩。顾明君谢过她后，说道：“多谢小姐的恩待。若不是公主护救，恐怕我早就死了，但愿公主离开此地才好。”

常胜杰等人听了顾明君这话，心想表兄，她既然暗中护你，嫂子和师娘等来时，你为何不明说呢？叫我们着急，闹

得鸡犬不安。有心要说她几句，一想事已过去就算了吧，只要能想法放你回去就好了。

于兰香道：“表哥不可如此。只要不怪小妹就多谢了。我已把主意想好，此地表哥不能久留，可请哪位把表哥送走吧。”她刚才不敢放顾明君，现在一咬牙，想好了主意，立刻放人。

冯振鸣道：“我送表哥回店。”

于兰香问道：“一人能行吗？”

公冶明光道：“外面还有三个人，老夫再去护着，量也没有大事可出。”

于兰香请老人家吃酒，有要事商量。公冶明光道：“有事同常胜杰、汤启龙二人谈谈就行了。”

他这话就是叫他二人在此，有什么事情都可办。于兰香见留不住，只好说道：“老人家保重，弟子不能出外远送。外面销簪总弦已撤，老人家就放心走吧，不会出事的。”

公冶明光、顾明君、冯振鸣三人客气了几句，就出宫由原路来到外面，会同徐明英、李文环、欧阳德佩等一同回店。走出几步后，公冶明光小声说道：“你们回店去吧，我和徐明英再回王宫去探看一番。”

欧阳德佩等人走了，师徒二人又奔回王宫。公冶明光道：“于兰香告诉我，机关总弦已撤，我想不会出事。我俩进去后，你只管好好巡风就行，我好一心探看。”徐明英点头应了。

由网口处进来后，二人不去翠云宫了，就奔前面而来。知道宫中高人很多，二人加了万分小心。来到一所宫殿，见

屋内有灯光，徐明英在房上巡风，观望四方，公冶明光飞身落地，未到窗前往里偷看，见是一座密室，只有金陵王朱文圭一人。他坐在桌前正看两封书信，看得聚精会神。见他时而皱眉，时而高兴得露出笑容。老剑客心想：必是重要密信，否则不能一人在此观看。他想看个究竟，又因距离远看不到字迹。见他看完后放进抽屉内，锁上往外就走。公冶明光急忙藏好身形，等他走后，就进了屋里，把锁拧开，拿出书信一看，一封是国丈苗新龙和太师合写的，叫他仲秋节起兵北上，直捣京城，二人在朝廷作内应，江山唾手可得，另一封是金陵王的胞兄朱文奎的来信。当燕王赶走惠帝建文时，朱文奎是当时的太子，时年七岁，被晋定侯陈垣之子陈铁显带着逃走。后来在闽遇见了闽贼邓茂七，将二人收留。邓茂七虽是山贼草寇，势力却很大，又联络了各山的大王，自封为铲平王，到英宗时，以讨伐阉奸王振等为名，一连攻陷了二十余县。邓茂七死后，朱文奎自称铲平王，要报父仇，推倒英宗夺回江山。他知胞弟文圭为金陵王，就串通一气，并与国丈苗新龙、太师王斌勾结，来信说明仲秋节起兵北伐，叫金陵王同时起兵。兵合一处，直捣京城，夺回江山社稷，那时江山仍归你我弟兄所有等等，并叫立即回信。公冶明光看完后，心想：不好！他们都串成一气了，江山势必危急。又见有一封回信，自己就提笔又写了一封，写他们不仁不义，不忠不孝，如要发兵前来，必以兵力拦之，并捉住交往京中治罪。最后骂朱文奎是叛国的小人，简直是甲鱼一般，又画了个人身鳖头的像，写上朱文奎的名字，落了款装入封筒封好，把两封来信带好，高兴而出。幸喜没有遇上巡夜之人，

和徐明英师徒很顺利地出宫回店而去。

于兰香叫宫女备上酒菜，和常胜杰、汤启龙饮酒，商量放了顾明君后应当怎么办。于兰香道：“只可捉一个替死鬼了。捉个更夫，把他钉在这里，不给吃喝，把他饿死后，报给金陵王，他也就无法了。他为的是叫表哥当诱饵，想钓你们前来一网打尽，找个替身，就说人死了，他也就死心了。”

二人听了很高兴，很钦佩她的高见。又谈到国宝“爽神清凉宝珠”之事，于兰香叹口气道：“我并不知道其中之情。虽然知道有国珠，我曾要过，金陵王说要什么都能给，只这宝珠不给我，并说是我哥哥于跃先所得，不知是怎么得的。我若知道是在欧阳德佩手中抢来的，早就想法要来了。现在他把这宝珠还有表哥随身之印，全都放在功勋庙内。庙中有一个龙形的吊筐，国宝和印鉴就放在筐内。”

常胜杰问道：“功勋庙在什么地方？”

于兰香道：“在城门外玉带河南岸上。那里的暗设机关，听说比这里更厉害，我也不懂，从来没去过。我想是去不得的，去了也是送死。”

常胜杰道：“死了也得去找回来，不然表哥必有死罪。国宝不还朝是不行的，你若有工夫，可领我俩去看看。”

于兰香怕常胜杰生气，就答应领二人去。二人酒也不喝了，立即上路。这里没人来，三人出入很方便。于兰香带路，很快就来到功勋庙。这庙并不太大，红漆大门紧闭，院中很亮。于兰香说道：“我虽没来过，但却听说院中有长年万寿海灯，昼夜点着不灭，门上有个檀木楔子，是销簧，用兵刃把门拨开，内中会有毒箭射出。里面是方砖铺地，走时分单双，

你俩别动，我去看看，想法开门，免得伤了你们。”

汤启龙说道：“二嫂，你可要多加小心。”

于兰香一笑，来到门前，借星月之光，仔细一看，见在门楣上面有一个木牌楔头往下垂着，门上别无他物。她想了一想，一皱眉，咬咬牙，暗道：就这样办吧，生死由命啦。把心一横，轻轻纵起，抓住木楔下垂之头往上一抬手，用力往外一拉，就落下地来。随着一松手，刚想往旁纵身，怕由门内射出毒箭，就听吱的一声，门分两扇而开，平安无事。她心中暗喜。当时由里面射出了灯光。看见没有危险，就回身招手，叫二人过去。常胜杰二人见她的举动都很钦佩，过来后，于兰香道：“你俩在后面远远跟着我。因我只是听说，并没来过，不知走得对否。若出事你俩就赶快回店去，不出事我招手时你俩再往里走。千万记住这是往里去，要走一三五，万万不能错，还要脚踏钢钉帽；出来时要走二四六，走错一步就有性命之忧。这条甬道的方砖一直通往大殿，殿内有龙筐，筐内有龙盒，国珠和大印就在龙盒内放着。”

二人向她点头，她回身往里就走。常胜杰和汤启龙见她仔细地走着脚下，专找分色的灰砖一三五而行。她走出几步后，站住说道：“要走灰色一三五。”又走出几步站住后，想了想，转身往回而来，脚踏红色砖的二四六，平安无事。她高兴地笑道：“这回放心了，我没有记错。往里是灰色砖的一三五，往外是红色砖的二四六，记住，不走错就行。”

二人跟在身后，三人是鱼贯而行。走到当中，见灰红两色方砖不见了，刚能辨认出是黄白两色砖，于兰香又不敢走了。她又想了半天，笑着说道：“你俩蹲着别动，我再试试

看。”

二人只好蹲下。见她又走白砖的二四六，每往前行一步，都要用剑尖点地。走出十几步，又点着地往回走黄色的一三五，仍是平安无事。于兰香又说道：“千万记住了，变色处单双也变，到黄白处变为二四六，回来时走一三五，到灰红色处再换二四六就平安无事了。你们不知其中的厉害，若走错一步，必然落下去。下面是个长条形的蛇蝎坑，人若落下去就被蜇死，立刻被它们吞食了。”三人由此换为二四六平安地来到大殿。

大殿的正门是开着的，里面灯光更是明亮。于兰香叫二人在外面等着，说龙筐就在那上面。二人一看，见殿内是几个泥像，正中是洪武爷，两旁是八大功臣徐达、常遇春等，殿正中梁上挂着一盏吊灯，四周有八个仙鹤嘴，口中是灯芯，油罐装的是香油，此灯昼夜长明。灯上面有个烟罩，在离灯三尺多远的地方，吊着一个龙形的金丝筐篮。想拿出里面的东西，必须踏在徐达泥像的头顶，否则是摸不到的。有没有销簧，于兰香不知道。她一心想要得到国宝和大印，就什么也不顾了。心想：即使有销簧也不怕，只要能拿到手，先将宝物扔出去，自己死了或是落进机关也尽到夫妻之情了。我不这样作，他们也会这样作，我怎能眼看他们冒此风险呢！想罢，飞身就上了徐达泥像的头顶，伸手就去摘筐。还没摸到筐呢，突然灯光熄灭，“砰”的响了一声。常胜杰和汤启龙在殿外吓了一跳，见灯灭又听到响声，明知不妙，但却不敢动，更不敢进内。响声一过，灯突然又自动亮了，再看于兰香时，踪影皆无。二人都惊呆了，清清神后互相看了一眼。

心想：好厉害呀！正不知如何是好呢，常胜杰道：“出事了，肯定有人来，我们应该急速离开此地才是，回去后再想法找她吧。”

汤启龙听后，无可奈何地点了点头，回身往外走，踏着黄白方砖一三五的钢钉帽，刚走出十几步，见甬道旁边有一口大锅，扣在地上乱转。方才他们进来时，谁也没有注意它。见了此锅，心想：难道这是出入的地道口吗？若是如此，那可太方便了。既知有暗道，还能探点别的事情，于兰香人已不见，若能通到殿中，也许能把她救了。想罢，就站住了身形，二人过去用力想把铁锅掀开，掀了半天，纹丝不动，好似蜻蜓点玉柱。气得二人用剑和鹅眉刺去砍，想把它砍破。常胜杰的宝剑锋利无比，虽然比不上切金断玉的宝兵刃，但比一般兵刃要坚硬得多，终于把铁锅肚脐削了下来。二人见了大喜，又用力一掀，竟把锅掀了个翻个。二人腰还没直起来，汤启龙就啊的一声倒下了。因他站在锅的正中，锅立起后，马上由里面喷出了五毒水，将他毒伤，顿觉四肢瘫软，站立不住而倒。幸喜常胜杰站得偏些，不然也得被伤。

常胜杰见了，再也不敢停留了，心中又气又恨，背起汤启龙，踏着一三五，换成二四六跑出庙外。没走出几步就是玉带河岸，知他中的是五毒水，想背他进河中，让水把毒液冲洗净就能好了，不料自己也觉得四肢无力，二人一同摔倒在河边，原来，他背汤启龙时，被他身上的毒水粘在身上，已把衣服润湿，自己也中了毒，一会儿就头晕眼花。正在这时，见一蹦一蹦地来了一个东西，也看不清他的脸面，只觉得他很高大，有丈二多高，眼似铜铃，火盆大口，一张一

闭。蹦到二人面前时，说话声很细，既象女人又似小孩，口中说道：“我各处去找人，哪也没找到，不想在此碰上一对，这回见了阎王爷有交差的啦。走吧，我领你俩去阴曹地府玩玩，那里比这儿好。他们从不争强斗胜，比人世间强得多了。”

二人虽然头晕，还很清醒，听说叫二人去阴间就问道：“你是哪路鬼神？我俩可不是魂灵，想去你就自己去吧。”

怪物说道：“你俩不想去吗？这也不要紧，我就去另找别人交差，你俩可得给我叩头，不然就叫你俩死在这里，我把魂一领完事。”

二人心想：自己不能动了，此地又没有人，叩头又没人知道，叩就叩吧，不然被杀了就误了大事。只要我俩保住命，死也要爬回去送信，叫师父等来庙中找宝珠和大印，捉拿金陵王，为于兰香等报仇。想罢说道：“我俩不管你是人是妖，更不是贪生怕死，因有大事回去相告，就给你叩个头吧。”说完便叩。抬起头时，见这怪物高大身躯站那一动不动了，在他们身后有一个小孩说道：“算了吧，你们就是给我叩个头也不为过，因为你们十小侠都是晚辈。这话又说回来啦，只是你常胜杰，咱俩另论，因为咱俩有亲戚之份，可以论个平辈。”说着来到怪物跟前，飞身往下一按，将它按扁，原来里面是空的，外壳是个空架子，方才都是这小孩在里面弄的鬼，成心戏弄人的。按完后一叠，叠成一个小包，往腰中一系，由兜囊中掏出两包药来，一包给二人抹在伤处包好，一包叫二人用河水送服吃了，瞬间头已清醒了，伤也不大痛了。问他姓名时，小孩不报名，只说：“你们日后会知道的。”二人见他面熟，后来想起来了，观音堂见过；常胜杰又想起，方才